

追忆潘老的四次谈话

李 沂

(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)

从1959年起,除文革动乱时期外,我一直在潘先生的直接指导下学习、工作。对于他的长者风范,大家襟怀,深有感受。回忆起来,潘先生给我留下最深印象,至今依然萦绕耳际的是他在70年代的四次非正式谈话。

70年代初,胡耀邦同志来科学院主持工作。有一次来心理所,他在讲话中谈到:心理学好比一座喜马拉雅山,不管你们是从南坡爬,还是从北坡爬,只要能爬上去就好。潘老当时还处于未完全解放、半靠边站的状态,没有亲自听到这次讲话。事后,大家在北馆院子里谈论此事,有人问他:对胡的讲话有什么看法。潘老笑了笑,但很认真地说:“他(胡)的干劲不小,但似乎还嫌不够一些。”当时我也在场旁听,清楚地意识到潘老的话是指:当时(文革后期)心理学还处于“已被砸烂,无所适从”的状态,胡敢于公开号召人们大搞心理学研究、攀登心理学高峰,所以说他的干劲不小。但胡没能提出心理学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思想来指导,以保证其沿着正确方向发展,所以又说他的干劲还嫌不够。

70年代中,心理所筹组基本理论室时,最初只有三四个人。当时每周有一个类似“巴甫洛夫星期三”式的例会。几个人定期聚在一起,有时就在我的住室里,大家谈谈解放后中国心理学的经历、所碰到的问题、心理学本身客观存在的问题。有一次,潘老在发言时谈到:心理学先天不足。由于时代理论思潮的限制,它从上世纪开始形成时就被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所纠缠、束缚,正是由于这个病根,才导致了心理学的目前这种被动状况。现在很需要作一番正本清源的工作,加以分析清理。这样,心理学才会进展到一个新的、大有作为的历史阶段。当时,王景和同志针对潘老发言跟着提问:潘老这样来评价传统的心理学,是不是太低了一些?也未免叫广大心理学工作者感到寒心。潘老答辩说:我可以回问你,我所说的是不是心理学的实际情况?如果属实,那就谈不上评价高低的问题了。接着,潘老又深有感触地说:我又何尝不深爱心理学。可正因为我爱它,我才恨它不争气,才要强调指出它的缺陷,才盼它早日健康成长、早日成才、早日进入大有作为的发展阶段。我这是爱深盼切啊!

在另一次会上,潘老谈到:心理学中有一些带有根本性的大理论问题。这些问题非常复杂,牵涉的方面很广,只凭一些相对来说是比较零散的实验,是不可能加以解决的。因此,必须从一定的理论观点出发,对已有的认识、材料进行分析概括,才会得到较好的解决。而且,科学对于人、人的本性的理解,总是要受到当代理论思潮的影响。因而据以进行分析概括的指导思想,又必须是正确的理论思想。心理学的好多基本理论问题,只有沿着这样的途径,才

会取得较正确的解答。一代一代,逐步向前推进。如果搞得好的话,也就促进了心理学的进展。

在下一次会上,潘老又接着上次的话题谈到: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,每一个都是一盘好吃的菜,都值得吃一吃。研究者可以捡自己喜欢的菜吃。但是,心理学的好多基本理论问题,又是彼此有所交叉、相互联系着的。所以,有志气、有作为的心理学者,应该有雄心壮志,要有敢吃这整桌菜的气魄。

潘老的这几次类似闲中聊天的谈话,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,至今不忘。但在当时,我自己的主要兴趣和精力都放在苏联心理学的理论问题上,对于潘老的这些谈话并未作深入思考,只是觉得他谈的比较中肯、深刻而已。到退休后,摆脱了工作负担,时间富余了,闲下来免不了要想想过去的事情。直到这时,我才对潘老的上述谈话有了更深一些的理解。

回顾基本理论室建立后所开展过的研究工作,主要有:在全国范围组织力量,研究和评论冯特的心理学理论思想;申请科学院院长基金,组织对意识问题的心理学定性研究;对苏联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(主要是活动观点、系统观点)的分析研究;在全国范围组织力量,研究整理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;组建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会,就意识、活动、实践、个性等基本理论问题,开展全国范围的讨论研究。此外,潘老更以八九十岁高龄,奋笔著述,就许多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。如果把潘老的以上几次谈话和基本理论室的主要工作加以联系、对照,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:他的这些谈话,也就是他倡导、组建基本理论室、在全国推动和开展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主导思想。

另外,我还体会到,潘老的上述几次谈话具有深刻的方法学上的意义:从原则上指出了研究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途径。这一途径的基本模式就是:(1)从正确的理论思想出发,并以其指导全部研究过程;(2)尽量全面地收集有关心理学研究材料、观点;(3)进行分析概括;(4)得出符合当前水平的新结论。初看起来,这个模式非常简单,甚至会有人讥为老生常谈。可我们如果认真地深入思考一下,就不能不承认,它却是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,现实可行的,具有真理性。而真理从来就是朴素的。试想,心理学中有许多大的理论问题,诸如学科性质、意识、身心关系、个性、智力等等。它们对于心理学来说带有根本性质,构成这一学科的支柱。不对它们作出一定的明确解答,心理学也就根本不可能形成为完整的学科体系。而要研究、解答它们,从现有的科学知识发展水平看,潘老提出的方法学模式恐怕还是现实可行的途径。

回想起来,潘老的上述几次谈话所以会给我留下很深印象,使我长记不忘,具有如此吸引力,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。

今年是潘先生诞辰一百周年,谨以短文敬抒仰怀,并以自勉。